

孩子们画的“房子”

/ 阿龙

“你看下雨,看很长时间,雨怎么下,从屋脊顺着哪条线流下来,滴到哪里去,它最后向哪个方向走。你会对这种事情感兴趣。你就会想,有没有可能做一个这样的建筑,让大家清楚看到,雨是从哪儿下来的,落到那儿之后流到了哪儿,从那儿又流到了什么地方,每个转折、变化都会让人心动。”获得普利兹克奖的中国建筑师王澍写了一本《造房子》,让我对成年人说的“房子”终于产生了一丝希冀。

因为成年人说的“房子”,与孩子们的理解有很大区别,通常它是被安排在一幢密集的公寓楼里,楼可能会有十八层甚至三十层那么高,而你的“房子”,无论从哪个角度看,只是其中的一扇窗户而已。

然而孩子们画房子,呈现出来的总是那么孤零零的一座,没有楼层,只有一扇门和对称的窗户,屋顶是斜的,上面会有一个烟囱,总是炊烟袅袅,仿佛里面的主人永远都在做饭。房子的边上自然少

不了一棵大树,后面会有一座山,天空中有一朵花一样开放的太阳,每一根阳光都被精确地描绘出来。

这样的房子,城里的孩子们其实也没见过,他们从一生下来就要接受“窗户”即是家的生活理念。但很奇怪,你让他们画房子,一定不是那种乏味的高楼。他们好像从基因里就遗传了对房子的某种执念,它像是被几代人在不断寻找的过程保留下来的内心的真实需求,让孩子们从一开始就形成这样的观念。成年人已快忘记房子应是什么样了,但只要看一看孩子的画,就会为自己的生存感到一丝局促。毕竟,生活在高楼里和生活在孩子们画中,心境截然不同。

人进化了这么多年,有的遗传密码始终无法解开,却一定在偷偷作用于行为和意识。你当然可以试着说服孩子,那样的房子城里没有,就算在乡下也很难找到,它们太过简陋,远不如高楼里方便;对环境要求很高,背后有山前面有水,树只有一棵还得是参天的,假如密密长成一排,就少了那种情调……那种情调究竟是什么?没人说得出口,只有孩子才能理解,却无法用语言来表达。

所有能够用语言来表述的情调都不怎么情调。或者也可以这么说,情调不是生活在语言和文字里的,一旦你把它强行地用语言作了结构上的肢解,它就死了,留下一些皮囊。孩子们是深懂这个道理的,他们最喜欢做的一件事,就是在成年人人讲道理的时候,捂住耳朵说“不听不听”,这是他们拒绝过早进入成人世界的一种本能反抗。他们甚至每天站在电梯里数着数字的变化时,依然不会把“家”和“房子”这两个概念揉为一体。

告诉他们真实的房子是什么样的,是一件残酷的事,这事得用时间去教育,等他们长大。终有一天,他们想买房子的时候,像所有职场奋斗者那样携着首付冲入售楼部,看着那些楼盘模型按着1:100的比例,闪烁着万家灯火,他心里的那个被遗忘了多少代的关于房子的梦才算彻底被驱逐。

所以从孩子到成年人,房子是一个分水岭。如果你不希望一个孩子长大,就给他造一座那样的房子。嗯,说不定住在里面,你的世界也可以适度地返回,变得远离功利,每天在里面读书,画画,与一根根阳光为伴,做有炊烟的饭。

东方文化,与植物一起到达

/ 林顿

英国人热爱园艺,全世界无与伦比。他们种植的花草其实只有少数是英国本土植物,大部分来自他乡异域,东方草木尤得英国人欢心。英国皇室曾派遣很多植物猎人四处搜集珍稀物种,希望建立一个“绿色”帝国。英国人还喜欢制作生物标本、绘制画作,或收藏花草图画,而在摄影术发明之前,想要留下植物的美姿,只能依靠博物学家和画家的杰出技艺。



英国人的园艺痴迷,《东方草木之美》又是一例,作者西莉亚·费希尔是伦敦大学博士,深入研究过15世纪绘画和手抄本中的花卉,以及关于植物和花园艺术的历史。该书讲述73种亚洲草木从东方到西方的迁移史,每文不过数百字,配大幅精美插图,主要选自大英图书馆馆藏。插图有些是15—18世纪的古旧珍品,有些是18—19世纪的画集插图,出自不同国家不同绘者之手,风格殊别却浑然一体。中国的梅

未施脂粉天然色

/ 唐宝民

有一类文章,靠华丽的词藻堆砌而取胜,就像靠脸上的脂粉取胜的女人一样,五代的词属此类;还有一类文章,“清水出芙蓉,天然去雕饰”,不施粉墨、浑然天成,读来平淡从容、意境悠远,著名作家、翻译家冯亦代的《洗尽铅华》,属于这类者。

读书的目的各不相同,有人读书为谋晋身之阶,有人读书为求学术。冯亦代读书却全凭兴趣:“我读书,既不为‘黄金屋’,也不为‘颜如玉’,而是‘乐在书中’。即使是个又好又坏的习惯,那就是在漫不经心时走入了角色。人物欢喜,我便欢喜,人物悲哀,我也悲哀。有时纵声大笑,有时恸哭不禁……读书人经常生活在云里雾里,如不食人间烟火,但其乐陶陶,终身受用。”

作为一名翻译家,冯老在《漫谈翻译》一文中这样写道:“许多人有一种误解,以

为只要懂得一种外国文字了,便可以搞翻译。翻译不是油漆,可以在片刻之间把白的漆成黑的,黄的漆成绿的。翻译是要把某一国的语言换成另一国的文字。两个国家的文字不同,历史不同,文化不同,生活习惯不同……要把甲国的文字化成乙国的语言,这中间有多少难关需要渡过!”他记述了他在翻译过程中遇到的一件事:“那时我正在译海明威写西班牙内战的一个短篇《在山岗下》,其中写到西班牙政府军与弗朗哥法西斯部队的炮战,炮弹在政府军战壕上空飞来飞去,我甚至画了幅地形图,也无法搞清楚究竟是哪一方的炮弹。就这样,飞来飞去的炮弹和颠过来倒过去的字眼整整耗去了我一天时间……至今我心里的这几颗炮弹,还在颠过来倒过去。”

鲁迅先生曾揭示作文秘诀:“有真意,去粉饰,少做作,勿卖弄。读冯亦代的文章,正是这种感觉。冯老谈文章的作法:“散文中的上乘之作,只是写来平淡淡的文字;在平淡中才能见真情感,而堆砌的章节,倒把那些原来应是性灵之作变为一文脂粉了。扫去粉黛,还只是那张黄面孔。”

《洗尽铅华》还有一些外国作家故居的游记及评论,让我们能近距离与爱默生、梭罗、伍尔夫、欧文·肖、托马斯·曼、索尔·贝娄等大师相遇,的确是一本不可多得的人文佳作。

范石湖的夏天

/ 成健

曾经在网看到有人拍卖《范石湖诗集》,清康熙刊本,乃天津徐世昌旧藏之物,终以两万多元成交。

范石湖,即范成大,我没有这位南宋诗人的专集,只是下载过他的《四时田园杂兴》。范成大晚年归居苏州石湖,写下60首《四时田园杂兴》,其中夏、秋、冬各12首,“春日”“晚春”各占五分之一。钱钟书在《宋诗选注》中评论这些诗,“把一年四季的农村劳动和生活鲜明地刻画出一个比较完全的面貌”。

时下农历六月,苦夏烦人,唯读诗可静心,似清风拂面,最好还是从田野吹来的风。于是泡壶绿茶,将《夏日田园杂兴十二绝》细细重读一遍。

其实,夏天也并非全然烦闷,关键在人心境。“梅子金黄杏子肥,麦花雪白菜花稀。日长篱落无人过,唯有蜻蜓蛱蝶飞。”初夏昼长夜短,农事正忙,农人早出晚归,是以篱笆院前人稀少,蜻蜓蝴蝶们的热闹更显小村的清静。追随着石湖居士的诗绪,你会发现夏天五彩缤纷,也有幽邃去处,只要你虚心沉入大自然去寻找。“千顷芙蕖放嫩嫋,花深迷路晚忘归。家人暗识船行处,时有惊忙小鸭飞。”这些诗句,犹如无形柔指拨人心弦,不必琢磨,自有感动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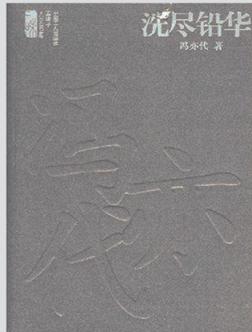
念范石湖的诗,更怀念范石湖这个人。他本出身寒门,考中进士后仕途顺利以至官位显达。他高居庙堂而体恤民情,尽心尽力造福百姓。还曾出使金国,置生死于度外,慷慨陈词,气节如山,不辱使命。老来因病隐居故乡田园,功名早已视若烟云,乡村淳朴的民风,更让他心境一片平和。或有正午时分,烈日当空,路人汗出如浆,主人热忱让出门前柳荫下的大石,请过客暂歇,再送上一瓢清凉的井水。微风徐来,那沁人心脾的甘甜,丝丝缕缕,点点滴滴,都是无言的关切。

夏日乡村不单有繁茂的草木,更有繁忙的农事,耘田戽水、采菱种瓜、绩麻织布……这些情景石湖居士信手拈来,皆入诗中。比如,“昼出耘田夜绩麻,村庄儿女各当家。童孙未解供耕织,也傍桑阴学种瓜。”农家含辛茹苦,却苦中有乐,乐在一家人的融洽和对丰年的向往。

然而,田园风光毕竟遮不住农人的辛劳和苛政的残酷。我曾以为,人生在世,憎恶取舍全在自己,不爱看的可不看,不想听的可不听,不愿写的可不写。可是,读了范石湖的诗篇却让我于心有愧,因为一个有责任感的诗人决不会对现实熟视无睹。“采菱辛苦废犁锄,血指流丹鬼质枯。无力买田聊种水,近来湖面亦收租。”震撼人心的描写,不怒形于色,只用这客观的摹画将官府的层层剥削揭露得人木三分。“饼炉饭甑无饥色,接到西风熟稻天”“今年幸甚蚕桑熟,留得黄丝织夏衣”,这就是农家期待而满足的“小丰年”了,但若是荒年歉收,加之苛捐杂税,民不聊生,谁能为田园生活唱起恬淡闲适的牧歌?

夏来读读范石湖,读读《夏日田园杂兴十二绝》,仿佛触摸着九百年前辽阔苍凉的田野,触摸着石湖居士清新的诗风和正直的灵魄。掩卷沉思,在范石湖的夏天里,我大略懂得了什么是繁华后的淡泊,什么是艰辛中的快乐,懂得了那12幅田园长卷中深藏着的依恋、悲悯和忧愤。

本版电邮
zhbookworm_123@163.com



珠海书城 本周新书畅销书榜

- 1.《美国陷阱》 [法]弗雷德里克·皮耶鲁齐 [法]马修·阿伦 著
- 2.《小飞机,欧洲行》 毕淑敏 著
- 3.《坏血:一个硅谷巨头的秘密与谎言》 [美]约翰·卡雷鲁 著
- 4.《金庸往事》 沈西城 著
- 5.《读孩子们的书》 [日]河合隼雄 著
- 6.《寻找白岩松》 刘楠 著
- 7.《大英博物馆中国简史》 [英]霍吉淑 著
- 8.《生命最后的读书会》 [美]威尔·施瓦贝尔 著
- 9.《高情商职场沟通术》 林开平 著
- 10.《孤独的吃吃喝喝》 王蒙、郭兮恒 著

珠海书城 3260066
湾仔沙书城 2225225
新华书店天虹店 8866883
KINHUA BOOKSTORE 新华书店书店馆 3230081

探索生态文化

/ 熊豪

生态环境,关乎国家未来、社会发展和个人命运。自然生态环境既是科学技术和社会治理问题,也是不可忽略的文化问题。从古至今,中国人热爱自然,敬重自然,将“天人合一”“道法自然”融入文化实践中。陈华文所著《山河气韵:生态视野中的生态文化》,就是一种生态文化认知空间的拓展。

陈华文善于从中国传统文化入手,探索古人的生态世界。书中收录了他阅读胡森《唐诗的博物学解读》后撰写的评论——《探寻唐诗的自然世界》。文章提到,目前长江里需要保护的珍贵水生生物中华鲟,曾是长江的“祸害”;杜甫诗里称它“蛟龙精怪”,张若虚《春江花月夜》里叫它“鱼龙”。作者由此推测:古人认为中华鲟是“害虫”,足可见当时浩浩长江,中华鲟之多,水生生物种之丰富。

《绿色地球史》是生物研究的经典之作,陈华文反复研读,撰写长篇文章《人类文明的绿色之殇》,文章里指出:人类文明越是朝前发展,越要警惕整个自然界面临的破坏。他认为,绿色成为当前最热话题,本质上讲就是人类对待自然环境的一种态度。从世界范围看,工业革命后,整个地球的自然环境都遭受过不同程度的破坏,以牺牲环境搞建设的理念显然已不适应当代社会的发展,人与自然和谐共生,不仅成为一种共识,也是社会学的发展方向。

陈华文身处大学象牙塔里,其实完全可以去撰写那些更有“价值”的论文,但偏偏另辟蹊径探索生态文化之道。也许,这正如他在本书后记中所言,他小时候在江汉平原的农村长大,那里河流纵横、田野交错,草木繁盛。20多年来在城市上学、工作、定居,他注意到身边自然环境逐渐变得“凶险”,不自觉中开始关注生态文化,撰写了系列评论,试图唤起人们关注生态、保护环境。其所著《山河气韵》立足于探索生态文化的奥义,呼唤更多人参与其中,意义深远。

情结, 每个人的内在力量

/ 王晓君

我们所有的行为都是受自我意识的支配吗?当然喽,有人会不假思索地回答,自己想干什么就可以干什么。但自我意识又是受谁支配的呢?真的是我们自己吗?可是为什么只要听到悲伤的音乐,我们就心有所触,掉下眼泪?而为什么听到高兴的乐曲,我们就会眉头舒展,不好的情绪仿佛突然之间消失得干干净净?

到底是情绪在控制我们的行为,还是我们在控制着情绪?

我们外在的行为就如同一座漂浮在水面上的冰山,只能看到水面上的那一小部分,而水面下那巨大的部分却被隐藏起来。但是看不见不代表没有,被隐藏起来的情绪其实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。

如果在我们的情绪上打一个结,那就是情结了。每当我们内心的情感走到“情结”这里时,总是会被触动,被激发起来,做出让人觉得不可思议的事情。

就如同和朋友聊天,当聊到某一个话题时,原本不善言谈的朋友突然之间好像变了一个人一样,兴奋起来滔滔不绝,根本不给你插嘴的机会,如同打开了的自来水水闸。可是事后,朋友依旧是那个不善言谈的人。是谈话内容触动了他内心的那个情结,他的行为就在无意识中改变,偏离了自我。

我们常常忽视情结的存在,但是它又时不时地在我们身边出没。情结无所谓好坏,都是我们独有的内在的情绪波动。了解情结的目的,是为了更好地唤醒内在的自我力量,打开心结,更好地与内心深处的自我相处。

毕竟,当我们的情绪平稳且愉悦的时候,我们才能够更好地处理身边的人和事,拒绝情绪化地处理问题,才会由内而外地散发自信。人生的道路,如果没有扎根于自己的自信,会变得非常危险。

拿起河合隼雄写的《情结》,我一字一句读下去,情结的定义、类型、现象、消退以及原形,书中都给了非常明确的解释,并且以大量的案例作为辅助理解。

对照自己,我逐渐明白自己的情绪变化的种种原因,并且尽可能地拥抱自我的情绪,让它逐步融进自身内部力量中,从而更加喜欢自己,更加爱自己。

不同的情结,深深隐藏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内心深处,那个叫潜意识的地方。找到它,并且和它愉快地做朋友,慢慢地进行自我整合,你会发现,你的内在力量无比的强大,在任何时候,都会支撑你从容面对人生困境。